

T4664/4830(5)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52/48/17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請遣使臣宣撫南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暨錄轉達及州縣申報霖雨為災彌月不止
或川瀆泛漲或節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
漂溺不收轉徙之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
台職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戾黜責
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已臣等每奉詞旨倍益
慙惶所以龜勉在公不敢頓頓請罪前者臣陳事體
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議撥
郵恐長為欺臣等旬日以來更查積款類會行旅所
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聽或未盡陳事實天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哈陸學漢和
陸欽珍藏印

右類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為災彌月不止
或川瀆泛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
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
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
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已臣等每奉詞旨倍益
慙惶所以黽勉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回陳事體
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議優
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以來更番借訪類會行旅所
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

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
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
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
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縉紳皆有識之人
與臣比肩尚且相媚况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
已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
足誤規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
天下大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
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
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

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
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
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
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
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
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若哀其
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
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
用况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
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

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據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酹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霈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儻蒙聖恩允從卽具條件續進臣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

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丘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論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覩災慙負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有司諱災朝廷虞欺小民有轉死溝壑耳宣撫以收人心是故時切務而文詞悽惻使臣宣撫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陸贄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依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間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

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合捐
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群官始
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
才又無竒崛之效唯當輸罄忠節匡輔聖猷衆人之
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罔然正
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也唯明主矜亮
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既足准制
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
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情於付量推理輒發以趙璟與
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

瀆宸嚴陛下特宥蠢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
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
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
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
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
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
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
奏事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
心旌之內尚存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

真是破
驕祛吝

格心至
論言人
所難

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
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
何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
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
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
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
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
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
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罰一惡。使天
下之為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

世情托
公辭私
之法實
如此

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
疑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
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
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
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
一虧。為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
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
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
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
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

法 只此二

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
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
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
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
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刑罰則無名徒使
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
其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
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
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亂無
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責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

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
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
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
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強險猶應不為矧
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
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
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
事為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
弟造成誹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
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

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辨。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群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實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出負載厚恩尸竊土人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

古人如此清

如此委

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耻四惟更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危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憚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且猶知慙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陸阻之則缺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有

刑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贓，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宣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耻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

痛心

庶長案察，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斲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恹恹，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

古考詩
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
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
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污行。助成聖功
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
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
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
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
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耻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
過無辨者。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
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剥。

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
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
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
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耻之道
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
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
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
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自見可欲。何能
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
谿壑成災。毫末旣差。丘山聚斲。自昔國家。敗亡多矣。

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二。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繫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寧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

人情之至

焉。陛下踐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贖貨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因暴賦。今罷征伐。人因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伐。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刑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

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灑濯其心，一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

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耻之風漸廣，浸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郡國旣乂，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寢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

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為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謹奏

於苗燦折猜疑于通賂折貪賄真是奉公格心之論而溫厚曲暢言直氣平漢疏雖佳未見粹此白如此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陸贄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歛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

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叙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

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叙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儉狃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

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

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卽叙。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卽叙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畧。卽召禍而

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廢，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造亂，肅宗中興，徹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憑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眊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

其侵侮。小入則驅畧，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畧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未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

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耻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

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於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漸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

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

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

欲備封疆禦夷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
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
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
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
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
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
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
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
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
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

選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
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
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
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
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
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
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
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
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
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

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願待餉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克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

亂幸災又甚戎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旣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輒

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
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
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
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
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
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
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
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
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感國
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衰貶既闕

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况又
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
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
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
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
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
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
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
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
涉無入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

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
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
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
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
強盛。爲中國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
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
不殊。所能寇邊。數則益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
識迷韜鈴。藝之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能抗。靜
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
制多門。蕃醜之統師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

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
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
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彊。變化翕
關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使形。若所任
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
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
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
自衰。斯乃勇廢爲虺。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
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
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西河隴右三

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汗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久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今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

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軍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缺望之意。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萬物。人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自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

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偏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

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其色甲兵籍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

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
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旣專。苟且之
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
闔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
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
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
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
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
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闔責成之義廢。死綏任
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

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任無違。則如
斯可矣。若有意乎平亮靖難。則不可也。夫兩強相接。
兩軍相持。事機之來。其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
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
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
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
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
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
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
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

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軍旅之膏盲也。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盲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

度使募少壯願任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為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

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官并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商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柬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道旣明。然後減姦

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武。民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當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古來如晁錯趙充國廉頗李牧閑將略而其大
端不過屯田徙塞生養戰守為經久紓徐之計
非如後來貪功生事任勇敢而快一時者如貳
師驃騎之類也宣公此疏俱屬石畫與晁錯趙
充國相參合而其量中國之盛衰夷狄之強弱
以因時制宜則尤百世可行者愚竊以今之時
中國內耗而夷狄中疆資糧不奉軍而借之以
餌寇將帥不恤士而委之以和戎幸而戎心无
圖大之謀軍士无迫戰之苦尚可徼幸無事倘
戎心不測軍墮變生內外應響不可為矣識者
不能不為三復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陸贄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
物以能之義闡恭已無為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
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
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
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
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
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惟施丹腹禮著造士
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

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閉則污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乂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壞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踈遠君子故其

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懼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王者實病而權量無允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

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
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
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
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
宰相見踈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群材仕進之
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
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
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
或其阻執事而擁群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
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

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
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
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
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
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
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
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
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
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
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

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麤。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隋哉，庶事隳哉。項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于再，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

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太過為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為美，况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鈎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

之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未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蒞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

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呐呐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

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桶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旣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

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矣。自稷禹伯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

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

夕之效。不計事以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卽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卽入爲九卿。從九卿。卽遷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卽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

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於鯀墮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

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爲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中。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臣構媿姑務優游。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尋倫闕叙。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爲法。失覈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

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群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

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旣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

至鈞必謬。莅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爲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乎。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爲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旣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

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爲情。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以避謗爲奉公之誠，以擿瑕爲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揉，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撻。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

是眩惑自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塗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黷宸扆。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慙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千。何所爲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效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揀才任吏之法。備矣。入情而恕。量理而嚴。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陸贄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墮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閔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

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
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
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
行小惠競誘姦眚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
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既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
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
日重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墮游服役則何
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
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
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曰科一曰戶

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
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
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
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
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
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
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
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
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
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寃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

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年限纔滿，復爲污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

唯尚強濟，絲不容織，粟不暇舂，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蹙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僞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旣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儻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裕，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

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斲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

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常賦。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勸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計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妨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增戶加稅。闢田俗吏。賈虛聲者。往往僞爲之。若平法寬民。如宣公所謝。真富人固本之要術。長吏所宜熟讀。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陸贄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恒懼。夫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旣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

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然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歛藏。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脩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廩。不及編氓。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

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

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
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歛獲始畢糶糧已空執契
檐囊行復貸假重計累息食每不充儻遇荐饑遂至
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
丐鄜里或縊死道途天灾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
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
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乏之道焉可捨而不
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
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
下誠能爲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未圖近

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貯戶部
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
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
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卽與觀察使計會
散就管內州縣和糶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
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糶巡院官同
勾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
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於價錢廣其糶
數穀若稍貴糶亦便停所糶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
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卽以賑給小歛則隨事借貸

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歛散遂
以為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
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
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
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
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永無
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
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備水旱在立義倉此井田以後第一仁術而要
之法無不良存乎其人若貪冒有司因而為利
無藉豪猾因而侵欺冊籍虛存其數倉箱實無
其糧官有升遷則貪冒已去或貽清白之憂人

有遞管則侵欺莫究或被無辜之害設值公用
之不支倘作權宜之那借即非貪盜亦有流移
若上下確守此法官民盡屬忠良豈惟一夕之
需實備九年之蓄愚故以此法之行當先以務
本節用輕徭薄賦為本而尤莫善於任人

其六論兼并之家稅歛重於公稅

陸贄

國家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

之崇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群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恣。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毗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

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槿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歛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始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稼人安

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
壅。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
道浸亡。爲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
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
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
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徵違。徵損有餘。稍優不足。損
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
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
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

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
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
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爲悽然動容。每
言朕於蒼生。肢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
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又聞疾苦十分。
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
之事。何由上聞。鞠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
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難。
行之惟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

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亦卽仲舒限田之遺、而裁減租價、則尤近時可行之法、大較貧民力田者可憫、而富家倍糧者亦可虞、今時之兼併者、特見在勢豪三吳間、往往見之、而鄉里刁頑、欺官詐命、在在有之、或恃世爲佃戶、以一畝田而甲乙互租、或倚一主勢而假借不足之例、而欺瞞善俗、而又有私稅不懲、其逋公賦不勝其索、貧因得利、而肆富漸倍、償而貧中人無勢、有田之家、每每患此、若循良有司、每年驗年歲之盈歉、相地方之凶豐、收成之際、令甲父里老從公定租、計獲爲稅、明示其處、田熟該租若干、有開報不公者、許諸人首告、嚴法之如此、則租價定矣、租價從官、裁定富豪難于無弁、貧絹不敢侵漁、公賦私租、兩有實益矣。

